

0407

寿阳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寿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寿阳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寿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EA29/42

政协寿阳县第五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顾 问：岳守荣 弓有芳

主 任：赵 进

副主任：白长生 闫振新

委 员：丁维纲 李芝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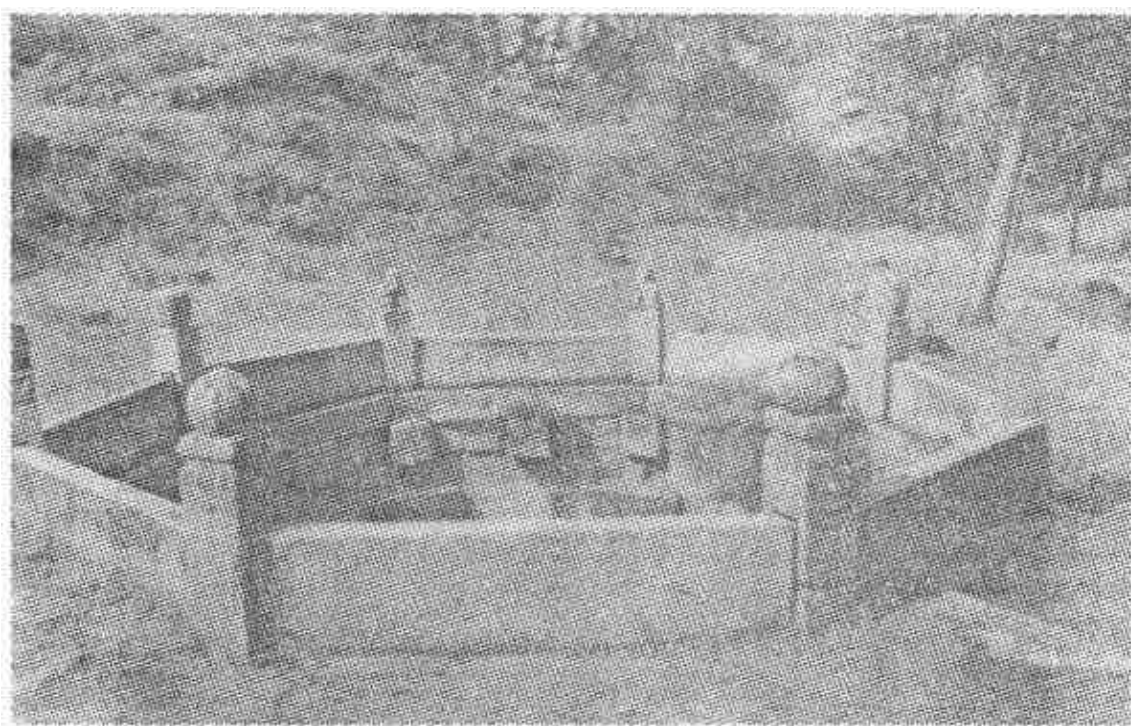
张瑞仙 郭磐石

崔志进 傅瑞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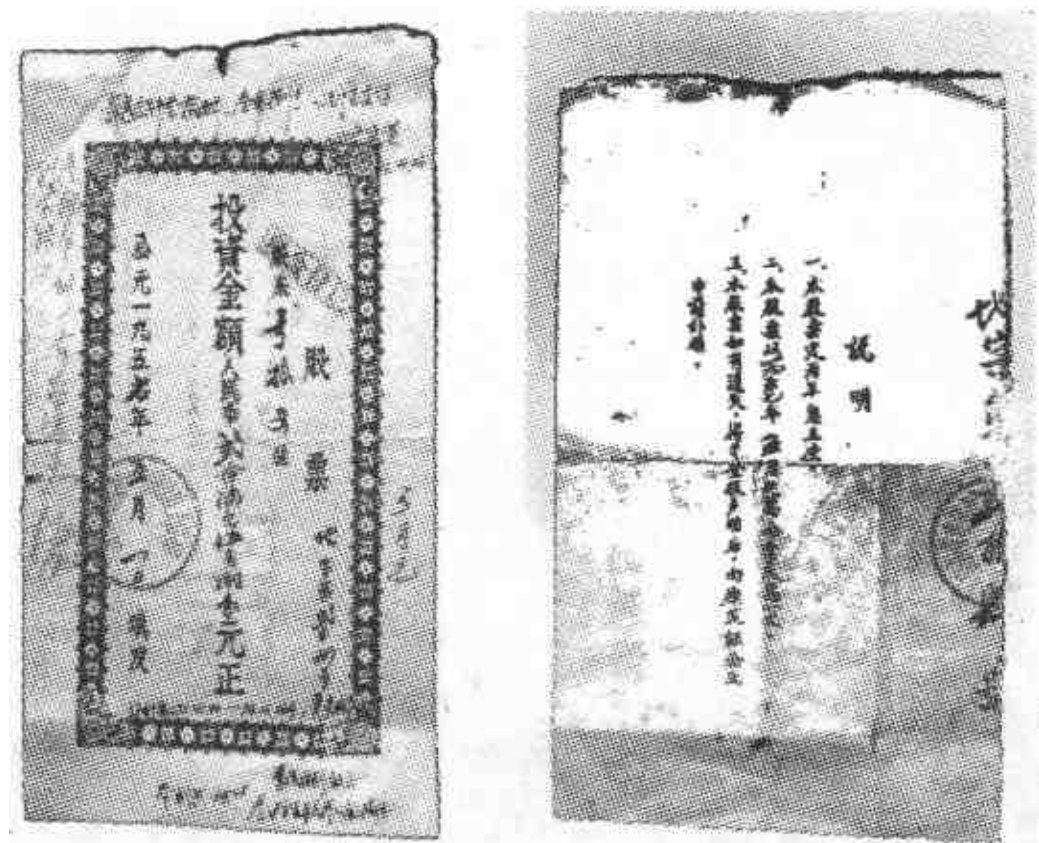
无 影 塔

无影塔位于寿阳南庄乡李家山村。大约建于明代,塔高约9米,共10层,是一座八面八角全部用白石料雕塑而成的石佛塔。塔基须弥座上第一层为空心石窟,内供释迦一尊,往上五层中每层向外塑有石佛八尊,连基座共41尊石佛像,而且造型各异,雕刻精巧。1989年公布为县级保护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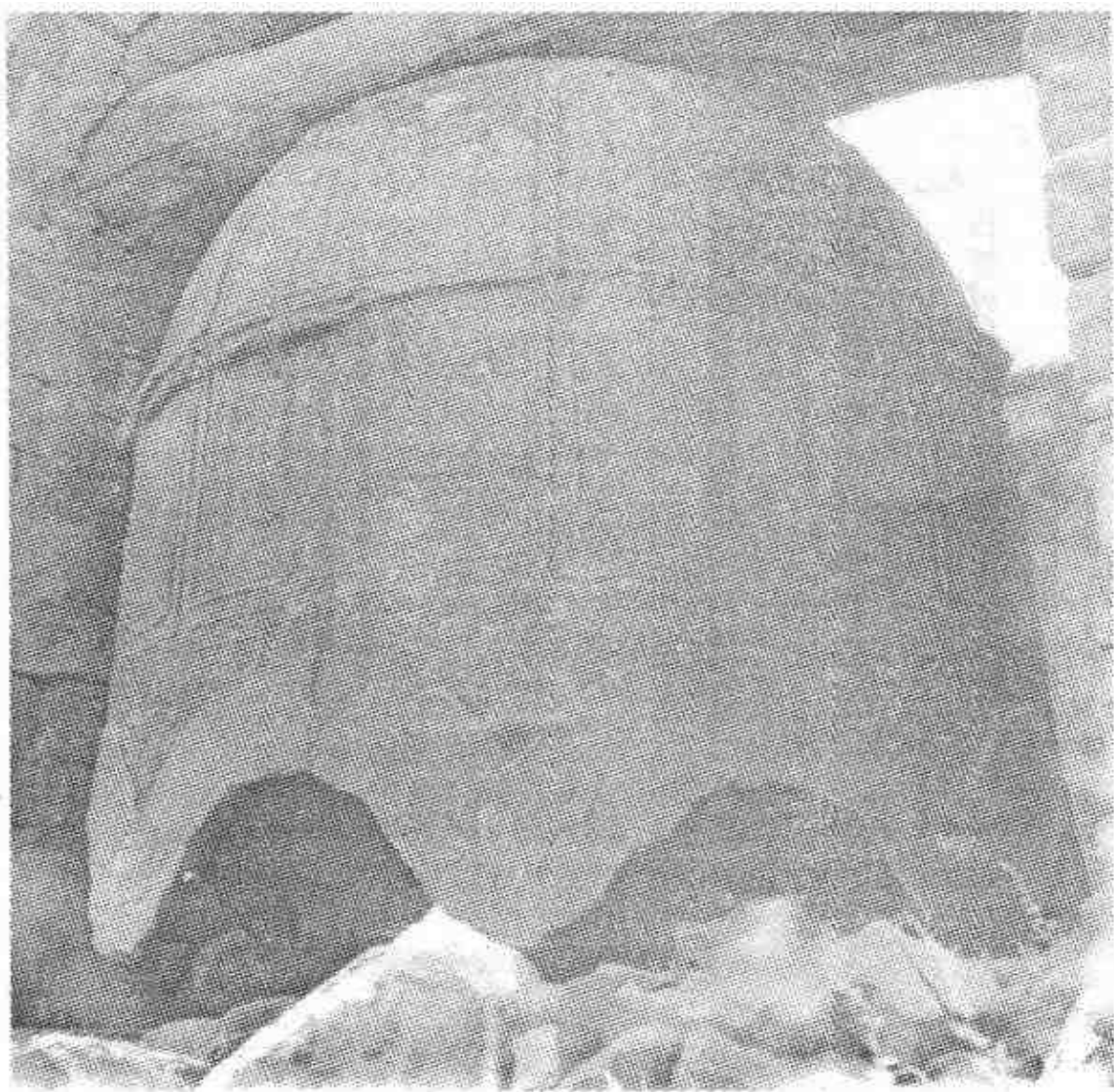
寿阳古水池

寿阳古水池位于温家庄乡杨家沟村西南沟口,该水池是用石条砌成一近圆形的储水池。水池直径约7米多,深6米多,池壁高出地面1米多,池壁按等分建有8根石柱,石柱上端雕有石猴、石桃、石瓜、八宝各一对,一对石猴形象逼真,逗人喜爱。两个石猴中砌一卧碑,上镌“五龙混水池”五字,笔法苍劲。水池下方2米多处有一石条砌成的方形水井,内方1米有余。水池年代无考,但据该村老人讲,祖祖辈辈都见过这水池,用它储水浇田,大约有几百年或更早。



寿阳早期股票

寿阳早期股票,是山西省寿阳县地方国营段王煤矿于 1957 年发行的股票。股票为竖排双面彩色印刷,长 23 厘米,宽 13.5 厘米。正面有股东姓名、投资金额、填发单位和日期,背面印有说明。这是寿阳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颇为珍贵的史料实物,它是寿阳基本建设投资史上最早发行的股票。距今已有 42 年历史了。



金大定大铁钟

金大定铁钟位于长岭乡长寿山顶沿头寺,大铁钟至今保存完好。该钟铸于金大定二十八年(1189年),钟高2米、直径1.95米,钟围6.28米,重约2吨,钟面铸有八卦符纹。相传大钟初铸成时有12个响眼,人在长寿山打钟,钟声可传到1200里外的京城,皇上听到钟声便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于是便派人到长寿山堵了四个响眼,自此钟声便传不到京城了,如今人们仍可看到被堵住的那几个响眼。

目 录

王成庵事略	王宝凤 王宝骏 (1)
抗日战争年代的王成庵	王宝骏 (25)
怀念王成庵老师	闫俊才 (40)
记忆中的王成庵老先生	郭耕三 (44)
祭崔师文徵公文	王成庵 (47)
了心亭纪念歌	王成庵 (49)
了心亭记	王成庵 (52)
市隐雕虫集(选)	王成庵 (54)
寿阳圪蛋的由来	岳守荣 (64)
寻访李通玄	弓有芳 (67)
榆次向寿阳拨户的考证	刘俊礼 刘向东 (100)

九六四年，因久病不愈，在京逝世，享年七十有二，现将公之主要事迹，略述于后。

不入仕途 安贫乐道

公生于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最后溃之前夜，洞察世道维艰，立志安贫守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公年方弱冠，目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丑剧，又值军阀割据，连年混乱，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之政局，即耻于入仕宦之途。一九二八年，闫锡山参加北伐，进入京津，邑人崔廷献出任天津市市长，一再邀公出山，过了短期幕僚生活，旋即深以官场谄附为苦，借机还乡，誓不再入仕途，但愿“无官博得一身轻，甘守清贫过此生”。后曾有人企图拉入国民党，公断然拒绝，也有人劝公皈依佛道，或入耶稣、天主之类，均一笑置之，谢不参加。为摆脱各种势力之纠缠，不得不以放荡之形骸，徜徉诗酒之姿态，托病装愚，以为应付。其隐蔽在放声大笑后面之衷怀痛楚，实非局外人所能领略于一二也。公曾赋诗二首言志。

自遣一

得到精神便是福，能求衣食不言贫。
只因糊口谋生计，作个和平买卖人。

自遣二

作画忝为摩诘后，论书却是右军裔。
经商不解居奇术，凡事糊涂只自知。

家乡沦陷时期，也曾有人请公协助公务，公认为这是对其极大之污辱。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公始终不忘保持民族气节。日寇宣称“大东亚共荣圈”，粉饰其“太平盛世”之时，公愤然走笔挥洒，自书横幅一轴，悬于卧室，以抒发隐衷。诗如下。

自感

夜静更深月未残，每思往事总心酸。
从前误认求名易，今日方知处世难。
病患癡痴心似醉，身经离乱胆犹寒。
藏书损失知多少，剩得《聊斋》解闷看。

公一生十分俭朴，晚年更为拮据，客寓首都友宅，从不索取房租。至于生活所需，全靠亲友资助。公逝世前所用木床，除四条腿外，对已折断之床板，不得不以破砖支撑，竟不敢让来客一坐。除一张旧桌，两把破椅，以及残存之少量书籍、画卷外，别无长物。即使如此贫困，仍怡然自乐。曾为此赋诗多首，兹择录一二。

清明述怀

故都今日过清明，客里酬朋分外亲。
欲自立时须吃苦，最为难处是寒贫。
无租房舍能留我，少数食粮能济贫。
昨日冀君来报喜，落花生处又逢君。

赠友人

沦落商途不重钱，老来贫病有谁怜。
莫言患难扶持我，总角相交四十年。

谢友人馈赠

愿交沥胆披肝友，不作忘恩负义人。
纵使热忱成过错，漫教虚伪失天真。

公虽一生清贫，然积公好义，助人为乐，扶危济困，从不吝惜。凡有求助者，无不慷慨解囊，乡人受其资益者，不计其数也。

关心乡梓 尊贤爱民

公隐迹商界，但十分关心人民衣食、农桑稼穡等事。对于在寿阳历史上首次创导纺织工艺之明万历县令蓝尚质，极为钦佩。本邑清代乡贤，体仁阁大学士祁隽藻曾为此而撰写之《蓝公教织歌》，公广为宣赞，刊印发行，以志不忘。

对祁雋藻撰编之另一名著《马首农言》，更为推崇备至。此书解放后已被视作与《齐民要术》同等重要之华北农政第一类书编。公曾赋诗赞颂。

读《马首农言》

簪纓何足贵，致力在农田。
随言随记录，快慰想当年。

过祁文端公故里感赋

身登台阁念群苍，教织曾歌冷寿阳。
十万农言传马首，关心民瘼重家乡。

乡贤崔廷献，别号了心居士，抗战期间，歿于香港。嗣子吉如，秉承遗志，将县城东关故宅捐献归公，振兴教育。乡人等筑亭纪念，名曰“了心亭”，与祁文端公履齋亭，并垂不朽。落成之日，公为之撰写《了心亭记》一篇，以资纪念。并赋《了心亭落成》诗颂之。

履齋亭外多农圃，了心亭内诸生舞。
本来教育重农桑，书田菽粟皆辛苦。
履齋亭对了心亭，后先辉映垂千古。

文公夫子了心亭落成诗以祝之

自从事变别并州，物换星移几度秋。

天下奇才怜管晏，中原名士失韩欧。
上书争矿文犹在，开府津门政已休。
惟有了心亭不朽，后先辉映继馥猷。

又

公曾此地读遗经，春满书斋月满庭。
有子能捐公益产，无人不颂了心亭。
乡贤零落今何在，旧事凄凉不可听。
惟幸了心亭建在，岁寒松柏颂长青。

公对农村父老，感情甚笃。赋诗颇多，兹摘录一二。

村人来访

漫道乡村俗，一片尽天真。
入门呼小字，定是故乡人。

春日

晓日莺声丽，群飞入茂林。
枝头寻好友，处处是知音。

又

杨柳垂堤绿，时闻叱犊声。
农忙非性急，布谷已催耕。

寿阳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而灾患频繁。一九三三年，久旱无雨，全县农商破产，一片萧条景象。公与民同忧，填词三阙，题曰《苦

又

图呈郑侠到并门，小住名園覓旧痕。
杜宇声声游子恨，桃花灼灼美人愁。
乡关民困春三月，旅店愁销酒一樽。
毕竟画楼多韵事，隔窗绮语贺新婚。

一九三九年春，寿阳又遭特大旱灾，连绵阡陌，一片枯黄，一直到农历六月十七，始下透雨。公欣然命笔，作《喜雨记》，与农民共享疾苦欢乐。“民国二十八年春，北方无雨竟多风。草木枯兮禾稼槁，人民引领望苍穹。谷雨立夏至小满，每日狂风概无雨。士者蹙额商者忧，百万农工同叫苦。山西直隶至山东，万里康庄一线通。自从客岁中秋后，同在炎炎大旱中。粮价飞腾物价起，明令皇皇严禁止。无如各界畏年荒，暗涨潜滋仍不已。旱象将成百病生，一时瘟疫盛流行。到处官厅与民众，尽是虔诚祈雨声。时逢佳节近端阳，士女如云纳晚凉。握手相逢无二语，共说今年怕岁荒。谁知十七逢辛丑，酷热炎天从未有。斜阳返照黑云生，弥漫天空如竟走。儿童课罢已三更，倏闻大雨似盆倾。可笑山荆无见识，仍说风声似雨声。琼浆甘露降天明，雨散云收已放晴。草木柔兮山翠重，桑麻万顷庆重生。嘻嘻。江山如画清风起，农民转愁变为喜。从今万宝庆西成，家家有谷又有米。官吏相与庆於庭，商贾相与歌於市。我亦人民

一分子，能不作歌记其事。阴晴旱潦在天公，冉冉香烟谢太空。忧者以喜病者愈，尽在甘霖普降中。”

热心艺苑 改革戏剧

公对戏剧音律，颇有神会。常与寿阳名医赵子声先生共同撰写长篇剧本，公击板司鼓，赵随声串唱，声韵悠扬，诸亲好友观摩评品，博得喝采。公曾将新改山西词曲于报刊发表，名曰《菊苑新声》。此事被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山西省晋剧院院长丁果仙获悉，慕公才学，亲自登门请教，公为之修改《打金枝》等剧本并评改音律，丁颇为欣赏，遂拜为师，自称女弟子，一时传为佳话。嗣后丁多次向公请教，共同研讨，对晋剧之改革不无贡献。公为之赋诗二首。

赞丁果仙

誉满京华见报章，秦腔未必逊皮簧。
果仙从此翻新调，三晋须生号大王。

赠丁果仙

优孟衣冠醒世图，惜乎诗句太模糊。
从今修正歌新韵，究竟秦腔长价无。

在旧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家被诬为“戏子”，

深闺儿女英雄气，如此天资是蕙生。

上海沦陷期间，传闻梅兰芳蓄须铭志，杜门不出。公以为气节感人，赋诗二首。

忆梅郎(一)

君自江南来，应知江南事。
粉墨登场裏，有无梅博士。

忆梅郎(二)

闻说梅博士，颔下已生须。
翩翩佳公子，感想又何如。

公在艺术观方面，并不专贵“阳春白雪”，对于“下里巴人”，也推崇备至。如本邑民间吹奏艺人“卯儿”、“孟儿”等，认为其艺术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应该传之后世，并发扬光大。

日寇侵犯 变成“憨子”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寿阳沦陷。先是，公在乡间老家燕居。一日，忽有一名日军撞进门来，要鸡儿，要苦娘（他把姑娘误写作苦娘），公推说“统统的没有”日寇正欲举起枪柄狠打，被众乡亲跟踪而至，将公拥至放马沟暂避。日

宁为丧家狗，不作亡国民。

面对日寇之烧杀奸掠，横行无道，乡梓生灵涂炭之惨状，公痛感国将不国，民将不民，逐渐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愤慨之余，尝喟然叹曰：偌大之中国，竟遭小小日寇之侵犯，数千年之文明，将毁于一旦矣。又尝自言自语“不可能，不可能”。由于激愤过度，竟至神志失常，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医药罔效，经年不愈。人皆曰：信之变成“憨子”矣。后经挚友王宪文陪同外出旅游数月，始逐渐平复，旋返故里。然仍是痴痴呆呆，寡言少欢。常语人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探索救国救民之道。

兴办义学 教育救国

日寇进犯伊始，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人皆忧之，而束手无策。公亦尝为之太息。经与友人多次磋商，决心以牙还牙，立志“教育救国”。经过短期筹备，于一九三九年春，在县城东关创办义学，名曰“育才学校”。举凡诸亲好友之子弟，尽皆摒弃日伪学校而云集“育才”者先后近百人，其中也有省内外慕名而负笈前来就学者。